



爱情走私案

爱情馆系列

Aiqing Zousian

品读爱情的人，

可以永远活在爱情的世界里。

方方 映川◎等著

张英◎主编

台海出版社

读大家手笔，品尽爱情滋味，尽览情爱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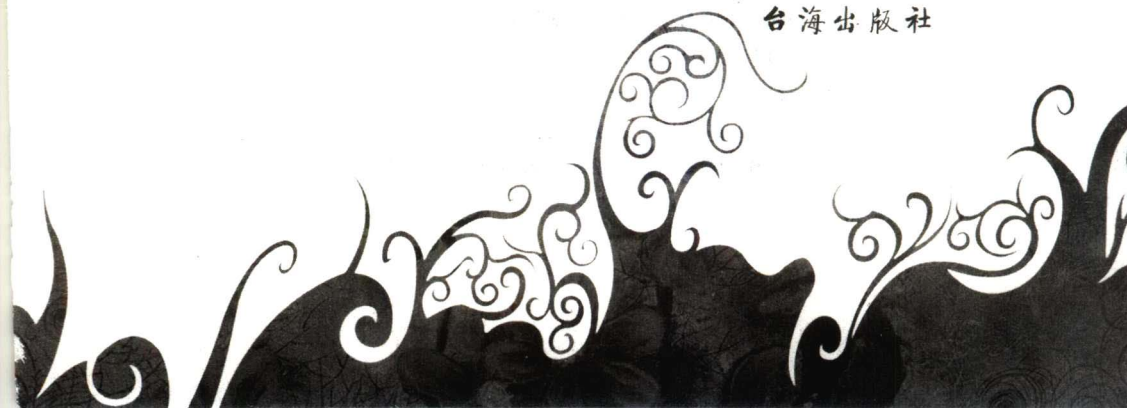


爱情走私案

AIQING ZOUSIAN

方方 映川◎等著 张英◎主编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走私案 / 张英编.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9

(爱情馆系列)

ISBN 7-80141-521-3

I. 爱...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963 号

爱情走私案

主 编 张 英

责任编辑 谢 香

策划编辑 禹成豪

特约编辑 石生琼

封面设计 小 贾

责任校对 耿利芳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版 址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 编 100009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50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1-521-3

定 价 22.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只爱陌生人·映川·001

他原来是爱我的。

我一辈子都在折磨他，想不到他原来是爱我的，
我们浪费了一辈子。

余步伟遇到马兰·叶兆言·049

两人说起他对付女人的小伎俩，
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最后得出一致结论，

就是女人其实都有点喜欢那些死皮赖脸的男人。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方方·119

一个杨景国就够我受的了，这又冒出一个来。

比杨景国资格还老。而且还是活的。
结婚吧，管你爱不爱我，我们结婚吧。

骗吧，你可以骗我·王石·185

就是在这个家里，我和妈妈，
都有秘密，不可能什么都告诉您，
该骗的时候就要骗。

CONTENTS

目录



只爱陌生人

他原来是爱我的。

我一辈子都在折磨他，想不到他原来是爱我的，
我们浪费了一辈子。

映川

女，文学硕士，1998年开始小说创作，

现为《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广西第三届签约作家。

我的周末……

在秦山的电话没来之前我无法决定应该怎样度过这一天。

我躺在床上，早晨的阳光从没拉上帘子的窗户长驱直入，鸟儿一样轻巧地跳在我的脸上，身上，大腿上。我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与往日不同的光泽，像加过密的照片，细腻柔和而富于质感。我的心情好起来。我翻身下床从冰箱里取出牛奶，抹几滴到有些肿胀的眼皮上，做了几次轮刮眼眶。剩下的牛奶我慢慢地啜着。电话铃终于响了，秦山的。他第一句话就问，正在干什么呢？

我说，就等你的电话，今天天气不错，可我不知该干点什么。

秦山好像在思考，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兰心，一直都是我让你去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心里情愿吗？

我觉得有些奇怪，秦山今天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我怎么会不情愿呢？我就喜欢你给我拿主意，一辈子都给我拿主意，没你我寸步难行。

秦山人虽在遥远的上海，我却依靠他指点我百无聊赖的生活。他每个星期都会在电话里给我不同的建议，我只需按图索骥就能轻轻松松打发日子。如果哪个周末没他的电话，我自己就完全没有主张，只会躺在床上从早睡到晚，再从晚睡到早，跟冬眠的狗熊一样。比如，秦山说这段日子桃花开了，到郊外走走，我就到郊外走走；他说去学学芭蕾，养气质，我就去学芭蕾。我也看出秦山有点私心，他多半是让我干些有助于培养淑女风范的事情，最怕我沾染不良的世俗习气。但秦山的每一个主意确实确实是为我想，我怎么会不情愿呢？

秦山说，不说这些了。今天你随便上街逛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妨做一两件调皮捣蛋的事情开心开心。

这是一个多么刺激的主意呀！就像吃多了牛奶蛋糕有时就想尝一尝酸辣米粉的味道。时间不早了，挂了电话我赶紧收拾自己。站在镜前，上身套一件粉蓝紧身短袖针织衫，下身一条肥大的银白板裤。镜中人乖乖巧巧、光彩流溢，连口红都省得抹了。说起来，我对穿着还是有审美眼光的，只要我看上的衣服，都能穿出最佳的效果。秦山也肯定这一点，他说他总算可以少操一份心了，如果我每天穿什么也要征求他的意见，电话非打爆不可。

走出门，我的心情好极了。整个人就像一只刚爬出洞穴晒太阳的小刺猬，抖竖起一身刺儿跃跃欲试，觉得非要弄出点事不可。我冲下楼，楼道中央摆放的一辆摩托车的车轮子在我的裤角上刷下一道鲜活的黑印。我琢磨着这车主在大街上多半是个横冲直撞之徒，车子停着还这么横。我蹲下来给车胎泄气，刚把气嘴拧开，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我赶紧装出系鞋带的样子。果然是车主，他一边取车一边上上下下恶狠狠地盯着我，肯定是看到我先前的动作把我当贼。我暗暗想着对策，如果他上来揪住我，我就破开嗓子喊抓流氓。遗憾的是他没有追究，把车子开走了。

等公共汽车等了老半天，车子才磨磨蹭蹭地开来，车还没停稳，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我顺着人流挤上去，没往车门口那个自动投币的铁箱子里投钱，司机看了我一眼问，你的呢？我一脸坦然地说，给了，你没看见吗？人多手杂，司机不能确定我是不是投了币，看我也不像那种人，就说，对不起，人太多了。我挤到后门等着下车，心里别扭极了，我没买票，人家还跟我说对不起，这算什么事呀？我长这么大真没干过逃票这等偷鸡摸狗的事，心里懊恼着不留神坐过了站。看来再思想斗争下去，很有可能要坐到终点站。我狠下心逆流而上，挤到投币箱跟前补投了

一块钱。司机全神贯注地开着他的车，好像没看见我的小动作。

在市中心下了车，我跑到肯德基店买了一只香喷喷的鸡腿，张牙舞爪地在街上一路撕扯。凯丽时装店的橱窗里摆放的几个模特把我吸引过去了。我舔着油乎乎的手指站到跟前，我敢说模特身上任何一套衣服穿到我的身上效果一定都不错，特别是那套粉红色的套裙，细吊带、长丝巾、流动的白花边，飘逸得快要飞起来了。我把脸贴近橱窗，看下面的标价，5666元。我撇撇嘴，好东西总是只可远观不能近读的。咦？怎么回事，服务员把裙子取下来了。我透过玻璃看到服务员把衣服取下来递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粗眉细眼、阔嘴狮子鼻，一副男儿当自强的模样，脸上还撒满雀屎一样的黄褐斑。女人接过衣服没试，比划比划就让服务员装袋，指指点点又挑了三四套。女人那股张扬的气势隔着玻璃都能透得出来。她凭什么这么糟践钱，我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也不过百把块钱，妒忌的小虫子把我的心口咬得千疮百孔。女人出来后，我捏着鸡骨头跟着她走了不少地方，我只想用油手在她的衣服上蹭一蹭，把鸡骨头塞进她的袋子里，也许这样能解解气。但我最终没那么做，想到她也不容易，老天爷是公平的，就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谁没有遗憾？

罗西说过，千万别往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容易出事。罗西是我的母亲。我现在瞧哪人多就往哪钻，不知不觉跟着一群大人小孩进了动物园。动物园里的人还真不少，每个笼子前面都是人。动物当中，我仅稍稍对猴子有一点好感，特别喜欢看母猴横抱着个小猴，跟人一样。猴山前的人特别多，我凑过去，发现大家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两只津津有味地做爱的猴子。两只猴子搔头弄姿，一前一后干得很欢。我看出猴子的险恶用心，这是白日宣

淫，对象是一群比它们稍微高级一点的动物。我偷偷拾起一块石头砸过去，石块打在假山上，两只猴子受惊了，仓皇分开。看得正过瘾的观众也受惊了，纷纷愤怒地回过头搜寻坏猴好事者。我要不是溜得快，准会落得过街老鼠一样的下场。

太阳下山，倦鸟归巢，一天就这么溜达完了。我拖着两条酸疼的腿坐在马路边的石墩上，看车来车往，华灯初上。我总结了一下，虽然跑到动物园里去跟畜生计较了一番，算是调皮捣蛋了一回，但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只感觉到无聊。

这时，我的呼机响了，罗西给我留了一句话：今晚6点30分准时到明园饭店西餐厅。

我打的前往明园饭店，猜想罗西一定又是在为我介绍对象了。秦山不让我把我俩的关系向家里或朋友公开，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一来害惨了我，罗西把我的小姑独处当作小姑娘天真的把戏，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罗西就热情高涨地开始了她的选婿工作。罗西看待婚姻有一套惊人的说辞，她嘴里能说出“爱情，什么是爱情？爱情全他妈的是放狗屁”这样的豪言壮语。不要以为罗西是上一辈的人，不懂爱情。我和罗西一起看《泰坦尼克号》这部片子时，我的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罗西的哭声就已经四座皆惊。那天罗西眼睛红肿地从电影院里走出来，一晚上什么也不干，坐在阳台上长吁短叹。夜晚，月亮升起的时候，她终于悟出了点什么，她不停地说，要让我再回到20岁，那该多好。看看罗西的耳垂和眼睛就能明白她的心事。她50多岁的人，耳垂总透着玛瑙般晶莹的红润，眼睛永远闪烁着清亮的水光。罗西有罗西的梦想，虽然我不喜欢她，却无法抗拒她在我的身上寄托她年轻的梦想。

果然，步入明园的西餐厅，罗西穿着平日里很少穿的米黄色麻纱套裙向我高高地扬起手臂。她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我走过去，罗西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暂时没挑出什么毛病。她转向身边的男人，颇有点得意地介绍，我女儿，白兰心。年轻男人绅士地站起来为我拉开椅子，我落座到放着一大瓶情人草的桌子边。这种场合我不是第一次经历了，罗西向对方介绍我时，我连头都懒得点，更懒得理会对方姓甚名谁。

现在谈恋爱就是请客吃饭，介绍对象首先要在饭店里撮上一顿。年轻男人把 MENU 递给罗西，罗西推托了一番，最终还是在行地点了一套大餐。罗西务实，拿着筷子吃牛排，像吃烙饼一样，一口一口地咬。所以她没有一点不适应的拘束感，放下筷子张口就能聊。年轻男士很给罗西面子，罗西一开口说话，他马上把刀叉放下，静静地聆听。而我照常不停地使唤刀叉，走了一天，渴了，饿了，我觉得明园西餐确实名不虚传。

罗西说，兰心人老实，不爱说话，常吃亏，以后你多教教她。

罗西说，兰心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你多提醒她。

罗西说，你们公司的福利不错吧？你看如果罗阿姨到你们那去能干点什么？

.....

罗西的话真多，我的两只眼睛盯着罗西的嘴，看她转换迅速的口型。武侠小说里说有一种辨唇术，你即使听不清一个人的讲话，但可以通过他的口型知道所讲的内容，我试图利用罗西练成这身本事。罗西见我一言不发，眼神迷离，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我无动于衷，满不在乎地又把眼光投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旁边那一桌坐着一个胖嘟嘟的小女孩，小女孩凶狠地把面前

的一碟蔬菜推开，嚷着，我要吃冰淇淋。女孩的妈妈掏出一袋黑糊糊的东西冲了一杯，好脾气地说，先喝了这个。小女孩子跳起来，跺着脚，尖叫，我不吃减肥药，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牛排，难道你要饿死我吗？小姑娘脸上的肉生气地抖个不停，我忍不住趴在桌上哈哈大笑。我想罗西恨铁不成钢的眼光可能把我的背射成蜂窝了。同桌的男士竟然也笑了，他说，现在的小孩很懂事，不敢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我不搭腔，我到这里来可不是要和一个陌生人谈论孩子的。罗西看我不搭话，脸一松一紧地赶紧替上，和尴尬的男士聊起家常。他们聊起来好像很热络，但我知道这是虚假的热乎。我这个女主角哑巴一样地坐在一旁，罗西再说得天花乱坠也成不了事。

我再一次伤了罗西的心。罗西在回来的路上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你以为模样长得不错就可以由着性子来吗？你是要吃苦头的。今晚这个人可不一般，很多人抢都抢不来呢？如果你嫁给他，你小姨和姨夫的工作以后可以重新安排，你大伯的儿子进城也不是难事了。以后，你要是有孝心请个保姆，我还可以到处去旅游。罗西的初衷好像不在于我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生活，而在于我终于可以给亲戚们办一些好事。最后，罗西愤愤地用手戳了一下我的额头说，没有用了，你这个样子，白痴都不会看上你的。

事隔多日，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没想到罗西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来约我。他打电话过来文质彬彬地问，是白小姐吗？我是谢远。

谢远？我脑子里翻不出这个名字。他说我们在明园吃过饭，那地方我去的次数有限，这么一提醒我记起来了，但人的相貌在我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

他说，如果你有时间，今晚我请你吃饭。

说实在的，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吃了人家一顿价格不菲的饭菜，还给了人家一夜的冷脸。我抱歉地说，那天晚上我有些失礼，请你别介意。

他说，没关系，以后我们相处时间长了大家会融洽的。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让他误会了，我只是走过场，并不打算让谁来习惯我，除了秦山我谁也不要。我说，我想以后我们不会有相处的机会了，因为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原来是这样，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在对方道歉声中挂了电话。我的心没有那么硬，他犯不着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道歉。这个叫谢远的第二天还让花店给我送来一束花，一束令我吃惊的梔子花，那熟悉的花香冲进我的鼻腔，让我有些恍惚。花丛中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想一个人一生应该有一次送花的权利，今天我使用这个权利。送你梔子花是因为你总让我想起这种花。

我问送花的小伙子，好像花店里很少卖梔子花。满脸都是青春痘的小伙子说，只要有钱，你就是要荷兰的郁金香，我们花店也能立马运来。花在我的手中，枝枝怒放的白色花蕾让我心生一种不祥的忧郁，令我十分不安。我把这束美丽的花儿扔进垃圾筒里。

栀子花香沉醉的日子

我的窗台上有一盆栀子花。

回到宿舍，一打开门我就闻到了栀子花的香味。窗台上那盆栀子花开了一朵。一朵就足够了，在我这间小房子里芬芳的气息无处不在。花是两年前秦山托人带来的。当时因为路途辗转，花枝干死，只剩中间的一枝花芽，经过我的精心呵护，现在枝繁叶茂，挂满了花骨朵。

栀子花喜阴不喜阳，水一定要保证充足。我用玻璃杯盛了一杯水，沿着栀子花的根部浇下去，水一点一点地涸进泥里去了。我对着栀子花说，为什么那个叫谢远的说一看到我就想起你呢？是不是我一出门你就跑到我的身上来了？你躲在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是不是头发里？我把头发披散下来，扯几缕放在鼻孔底下深深地嗅了一口，除了淡淡的洗发水的气味我没闻到什么。

秦山说这棵栀子花不是一般的栀子花。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到野外玩，突然看到几条蛇在一丛开着小白花的灌木中中游走。他们扔石头把蛇吓走，过去研究这丛灌木，发现竟然是栀子花。这棵栀子花无论是茎叶还是花朵都比一般的栀子花小一号，叶子绿得发黑，花儿香得让人有些眩晕。秦山不辞辛苦地挖了一株拿回学校，种在阳台上。想到我一个人没什么爱好，挺闷的，就托人送了过来。秦山一再向我强调种养要随意，不要让花儿失了野性。一事对一事，秦山永远不会说一些让人甜心的话，例如他本来可以说，你看到这花儿就像看到我之类的话，可他就是不说。我酸溜溜地说，我明白了，要让它保持野性，野花要比家花香。秦山哈哈大笑了一阵，突然压低声音说，你是例外。我不太明白，问，怎么例外？秦山说，你这棵家花要比野花香。

我想我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例外。我已经多长时间没见过秦山了？自从他读上了研究生我就没和他见过面，两年多了。有些人一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天下聚少离多的情人多的是。但是，我今年只有 24 岁。我本可以穿着一件大花露背肚兜，蹬一双 12 厘米的松糕鞋，嘴里舔着一大筒冰淇淋，靠在男友身上嗲嗲地说，我的嘴好凉哦，等会儿我还要再吃一个。这样的生活我做梦都做不来。我和秦山的联系就依靠一根电话线，一定没有人像我这样对发明电话的贝尔心存感激。有一天，我忍不住在电话里对秦山说，你能回来一趟吗？我快记不住你长什么样了。电话那头的秦山沉默不语。秦山有他的自尊，每个月我用工资补贴他，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所以他连路费都要省。我不能陪秦山寒窗苦读，却可以陪他一道忍受寂寞，我不再提那些不现实的要求。

像我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一开始还是有些朋友的。比如此事小马，高中同学路杰。小马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就问我喜欢什么运动，我随口说了打羽毛球。他说他也喜欢打羽毛球。他每天下班就等着我，用摩托车拉我到体育馆去打球。我的羽毛球水平不怎么样。有专业水平的小马耐着性子和慢慢过招，一段时间后我的球技突飞猛进，我乐得整天开口闭口小马师傅地叫个不停。我跟秦山说，现在我的羽毛球打得可好了，今年本系统比赛我一定可以拿女子第一。秦山说，打羽毛球有什么好，场地要讲究，还要有伴，还是跳健美操比较好。秦山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总不能老麻烦小马当陪练，所以我放弃了这项运动，自己买了跳健美操的碟子，跟着电视上的人跳。小马再来找我，我拒绝了。渐渐地我和小马没了接触，最多是上下班碰个面。现在我见到小马几乎想不起我们曾经有过在一起打球这档事。

路杰是一家报纸经济版的主编，脑子灵光，报纸办得好，个人的收入也很可观。过去在高中的时候他经常欺负我，喜欢把我的名字叫成“狼心”、“狼心”的。我分配回来工作他很高兴。他问我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我小心翼翼地伸出一个指头。他摸了摸鼻子说，这叫人怎么活？路杰怂恿我干兼职，就在他自己开的一个小广告公司里。我不知道我的本事有多大，反正有事没事地吃上几顿饭，一个月就能领上一份钱。我告诉秦山我做了广告公司的兼职，给他寄的钱比平时多了。秦山很快把我寄的钱全退了回来。他说，我知道你没有挣这份钱的本事。我拿着钱吓坏了，秦山不会认为我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吧。我把钱拿去退给路杰。路杰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他说，如果是朋友就把钱拿回去，留下的就不是朋友。他以为我不会把钱留下来，我把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转身出了门。我听到路杰在我身后恨恨地说，“狼心”、“狼心”。我们的城市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可自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和路杰没碰过面。前段时间同学聚会我没去参加，不知道他去了没有。

我的朋友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的生活中淡出去，到最后我的生活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守候。

我环视整间屋子，除了这盆花，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陪伴着我。我喜欢对着栀子花说话，花儿一天比一天地长得好，我认为花通了灵性。书上另有说法，说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对花儿的生长有益，所以对着花儿说话是使花儿茁壮成长的一个好方法。知道这一点以后，我对着花儿说话的时间更长了。我说得最多的当然是有关我和秦山的事情。我说，花儿呀，现在秦山在干什么呀？秦山该上床睡觉了。我很美吧，我老了秦山会不会不喜欢我

了，我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说不出这些肉麻愚蠢的话的，但对着花儿我就像梦魇，我完全地释放自己，在那个时候我真是像花儿一样地开放了。

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发慌的时候是会自己对自己说话的，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有一个大姨，她在几年前过世了。小时候她经常从乡下到我们家里来串门，我发现她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嘴从来没停过。有时大声得像在呵斥人，有时又含糊不清的像在忏悔。夜里我和她睡一张床，她坐在床边说够了才上床。我听得不明白，越听越害怕，总感觉大姨是在和一个我看不见人的说话。跟罗西说起这件事，罗西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奇怪的，你大姨的命不好，苦了一辈子。我还是不明白，苦了一辈子和不停地喃喃自语有什么联系？

夜深了，我给秦山拨了一个电话，我想跟他说说白日里的见闻。那头没有人接。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给秦山打电话总是没有人接，如果他不跟我联系我就没办法跟他说上话。秦山解释说是因为忙，他忙得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听他这么说我很心疼。秦山读书非常刻苦，不然他就不会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我一直以他为荣，等待着有一天他学成带我远走高飞，飞得远远的。



父母的约会

又是一个周末，我打的回父母家。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父亲开门看到是我，眼里立即多了一点东西。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从来不愿去揭破。自从父亲中风下半身瘫痪后，每次我回家他都是这样的表情，一种欲哭无泪而又急于倾诉的表情，可我从来不给他机会。我发现倾听上一辈人的事会让我烦躁不安，我会极不礼貌地打断他们的叙述。我为什么要听下去呢？他们所说的事与我的过去无关，更与我的将来无关。

我推着父亲的轮椅往里走，把他移到沙发上。我问父亲，您最近过得怎么样？

父亲说，我睡得不好。他浑浊的眼睛布满了网状的血丝。

罗西端着一碗汤正从厨房出来，听到半截话。她把汤重重地放到桌子上，对父亲说，你刚才说什么，睡得不好？睡得不好的人会鼾声如雷？我才是整夜整夜地睡不好，我生来就是受苦命。

父亲委屈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头说，明天给你买几盒脑宝。

父亲有些高兴了，学着电视广告说，脑宝、脑宝，吃好睡好。

白果炖老鸭的香味在整间屋子里飘起来。我已经很久没尝过地道的白果老鸭汤了，人不由自主地被香味牵引到餐桌边。

罗西继续吧嗒着她薄如纸张的嘴唇说，你别在孩子面前做出一副受虐待的样子，我可没亏待过你。

父亲说，孩子回来了，你让家里安静一些好不好？

罗西愤怒地把围裙摘下，用力在空中挥舞，她说，我一辈子为白家做牛做马，现在你们觉得我吵了是不是，终于说出来了……